

金顶恒久远

宏达随笔

金宏达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它们或如掌托天，或似剑插云，或若齿森列，或若笔卓立，姿态横生，仿佛这里是一场山峰的博览会，云雾在其间回旋，天光在其间游移，它们时而隐身，时而露面，如翔汪洋，如逐逝波……蓦地，煌煌的太阳终于拨开云幢从东方跃起了，霎时间，天地间像是涌动着欢呼的声息，紫金色的光芒映射着山峰和云朵，浩浩山风加快了涤荡和拂拭，群峰的身后，蓝天如新。



NLIC2970792834

赠书



JINDINGHENGJIUYUAN

金顶恒久远

宏达随笔

金宏达 著



NLIC2970792834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顶恒久远 : 宏达随笔 / 金宏达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60-6210-8

I. ①金… II. ①金…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52536号

责任编辑: 杜小烨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紫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625 2 插页

字 数 260,000 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自序

卷一 看世界

005

旧家桃叶渡

009

母校在江城

014

渔念

019

金顶恒久远

023

波特兰夜话

028

初识“和平龙”

032

乐莫乐兮被微笑

——吴哥词

036

库塔海滩剪影

039

入埃及记

043

到日本看老美男

047

哥本哈根童话补

051

寻访花坞

054

兜率清风

057

峨眉闲笔

061

葫芦岛访碑记

065

在北京的“金山”上

069

雕窝·王府

073

仰山龙吟

077

万安文墨

081

北大门口，稍息

085

敬重一只狗的坚持

卷二 忆往事

091

程今吾校长

095

“时汉人”事件始末

附：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118

元帅，你不是一个传说

122

1967年，白洋淀“自助游”

128

我的“出逃”之交待

137

学生连记

153

群贤毕至锅炉房

159

围棋·俞敏

163

哀李金铎

168

人梯与燬火

——追思杨占升先生

173

学人的抱负

177

启功先生

181

站在季美林先生的灵堂里

卷三 话琐闻

187

老聃同仁的告白

190

量的迷思

195

万丈书冢平地起

200

读在香港

205

美国飞来的候鸟

209

拿绿卡的中国古籍

——访美杂钞

212

跨国偷书及其他

215

中国“老泰山”派来的“间谍”之报告

219

阔而有闲的感觉

卷四 览文情

225

大“海归”胡适

229

在现代中国的鲁迅夫子

232

招魂浮士德

235

中年意绪窗前草

239

巴金是一本大书

242

心中的太平湖

246

他心里有真宝贝

249

“孩子”徐志摩

252

文学的湘西世界

255

文化交会时刻的方略

259

一个幽丽微茫的梦魇

263

把读书做到极致

267

对步入文学殿堂的“金大侠”之观察

271	大家须浩瀚
274	徐訏话鬼
278	纪念一位“注”销过的作家
282	上海滩上的新好男人
300	惠及后人的绿阴
303	春气发而百草生
306	文脉：油然不形而神
309	散文之美在和
311	写在水上的字
315	天地有大美
317	阅文小令
366	后记

自序

编订这本随笔集，书名成了犯难的问题，向来此类文集，多无议题中心，更无情节铺陈，对应的题目自无从撷取，随意从众多篇名中挑一个吧，横竖挑任一篇，都不大对题。也曾挑：《我的“出逃”之交待》，这篇所叙写的，不过是年轻时（文革时）的一段经历，用来做书名，颇有些噱头。诚然，细想之下，却或有另一层含义——人的一生，其实许多时候都在“出逃”：从既定的生活形式与界域“出逃”，从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范围“出逃”，从凝固的心理与思维框架“出逃”……“出逃”愈多，阅历愈丰，倘要诉之于言谈，也便是一种“交待”。这本书里交待的东西多而且杂，有游历的见闻，有读书的心得，也有往事的摭拾，总之，都在“交待”的范围。缘于生性疏懒，“出逃”不多，而阅历也甚仓陋，“交待”云云，鲜有可采者，则另当别论。然而，毕竟自己不是卷巨款出逃的贪官，更非避重罪遁迹的要犯，左右看过去，不免有“误导”之嫌。于是作罢。

最终选定《金顶恒久远》，实在说，无论如何附会，离全书的内容或更其远，不过是取其与一句“钻石恒久远”的广告词庶几近，念来上口而已，倘若硬要开掘一点什么意义，便是任岁月如浮云，生活更碎片，心中揣着对留存久远的事物的些许向往，总是好的。或许为此，方有后面粗粗浅浅的笔触吧。

作者谨白

【卷一 看世界】

旧家桃叶渡

南京秦淮河畔的名胜古桃叶渡，今之“吴敬梓纪念馆”馆址，是我儿时住过的地方。

大约有好几年吧，家里生活难以为继，我随母亲寄居舅舅家里。舅舅家就在秦淮河畔，过淮清桥不远，一条叫丁官营的僻静小巷里。刚解放没多久，秦淮河已非复朱自清、俞平伯诸公笔下灯影桨声、笙歌画舫的景象，且不说六朝的金粉繁华，连残脂剩粉也已洗尽，一身素装，从东关头流过来，像一个悄悄进城的村姑，蹙入夫子庙的尘烟。没有墨客骚人吟咏，亦没有恶少无赖骚扰，失去历史记忆的人们，是不会向它多投去几眼的，它因而享受了难得的安谧与将息。

外祖父早年开了一间茶馆，地点就在桃叶渡。茶馆的名字很文化，叫“问渠”，想来是从朱熹先生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中得来。不过，此“渠”怕不是沟渠的“渠”，而是古汉语中的代词“它”或“他”，那么，“问渠”所问的是谁呢？是茶馆的老板、茶客？抑或是这条阅尽人间千年兴亡的古秦淮河？

“问渠”茶馆，其实就是江南一带旧时常见的“老虎灶”，或“茶炉子”。临街处建一个硕大的炉灶，烧木屑和糠壳，将水

煮沸，周边人家要用开水，便提上水壶，交上一、二分钱，冲一壶水。店堂里也摆几张方桌，供客人喝茶、聊天用。外祖父去世后，舅舅也忙于别的事，正好母亲带我从小地回来，暂住那里，帮着打理。

茶馆里有一个雇工，大家都叫他老张，苏北人，老家没人了，一直就住在外祖父家帮工，寡言少语，偶尔说几句话，也不大听得懂。他每天拂晓即起，挑水，添水，打开灶门，烧火。生活中最高兴的事，不过是隔三岔五晚上把胡茬刮得一圈青，抱着才两、三岁的我的小表妹，往贡院西街转悠一遭回来，这时，或会看到他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

老张最喜欢的是小表妹，不太搭理我，我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会自己玩儿。店堂后面有两间平房，和一片临水的缓缓的坡地，汛期到时，清湛的河水漫上来，河道也会变宽阔得多，时不时有小鱼小虾可捞，又或者，捡一堆砖瓦片，往水面打“水漂”。河上并无多少风景可观，左边的淮青桥，右边的利涉桥，时有行人走过，也无今日的拥挤和喧闹。

话说这片临水的空地——现在知道，竟是晋代名士王献之迎送心爱的桃叶之地——闲置可惜，老张遂决定种菜。他原是种地出身，盘弄此一方菜地，驾轻就熟。不多久，黄瓜、丝瓜、番茄、紫茄，绿茵茵一片菜苗，纷纷出土，而后，藤蔓缠绕，枝叶纷披，花落果现，引来蝶舞蜂飞，“问渠”的寂寞河岸，便有了点日月崭新的意思。都市的秦淮河岸，能生发如此一些野意，是至今令我怀念不已的。

入夏以后，天气大热，太阳升起，照得河面、菜园明晃晃的刺眼，人也懒得出屋，要等向晚时辰，热气渐消，母亲会给我抬出竹床，放在后院，仰躺星移斗转的夜空之下，享受乘凉，直到

夜阑人静。有几回居然听到有“呜呜”的箫声，从河对岸飘然而至，给这秦淮河的仲夏夜平添几分淡远和惘然的气氛。我曾几次走近河边，睁大双眼，想看见这位不知名的吹箫人，和他蹲踞之地，但终究因为河面和河岸黑沉沉的，一无所获。

这问题终由老张给予了解答，毕竟他每天处在“问渠”的最前沿，耳听八方。他听人说，有个年轻男子，二十多岁，是个念过大学的读书人，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得了精神病：“花痴”。（其实大约是失恋的缘故吧，而市井之民并不明就里，一概贬之曰“花痴”。）总之，他整天在白鹭洲废弃的铁道边走来走去，口里念念有词，似有缠缠绵绵、倾吐不尽的话，有好事者曾驻足试图听个究竟，然而，又据说夹有许多外语，听不懂，难怪他也不恼，不赶，似知道他人定会无趣而退。而一到夜深，他会彳亍着，沿对岸一块凹陷处下到河畔，坐下吹箫。箫声幽咽，时断时续，在闲静的秦淮河上飘散，分外凄清与诡秘。

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不久也在“八卦”传闻中浮露，据说是他的一个表姐，两家住的相隔不远，人长得漂亮自不必说，还弹得一手好琴。男子爱上了她，奈何家里反对，女子患肺病很重，竟就郁郁而终，一说是投井自尽了，总之，男子受到的刺激太深，成了精神病。现在回想这件事，那男子既然很有文化，或者竟是知道桃叶渡的典故的，当年王献之在此迎娶金陵女子桃叶，赋歌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亦是痴情深深，为千秋艳说不绝。而今在这个经典的爱情守望地，这一场爱情的生离死别，叫他如何不思念断肠？

后来的事便有点荒诞不经。菜园里的瓜果之属日渐繁茂，成排的枝架覆盖着密密的叶片，榛榛然如一堵新起的绿墙，将河面挡在视线之外。一到晚上，就似有一团浓浓的阴影，相携着，固

守着，令我不敢多望。有一天，老张居然言之凿凿地说，他夜起解手，看见有个白衣女子从黄瓜架边一闪而过，惊得他差点叫出来。母亲说他一定是睡懵懂了，他还板上钉钉地声称说决没有，他分明看着她往河里走，步子很轻很轻。

小表妹每天由母亲带着睡觉，也不知是不是因此害怕了，晚上便又哭又闹，说外头有妖怪。母亲与老张商量，还是将瓜架之类扒了，这样一来，眼前顿时又恢复了昔日的豁然，想来，即使有“妖怪”也无处隐身的。随后，菜园也任其荒芜，次年就不种了。

“妈妈的，这样也好，省事了。”老张说。

那个精神病男子不知所终，有人说是被家人送到别处治病去了，也有人说病好了，去上班了。秦淮河畔的这一场现代爱情故事至此收场。再后来，“问渠”茶馆经营不下去，房子转给了他人，老张则得了食道癌，不久就辞世了。

“楫摇秦代水，枝带晋时风”，当年太小，不知这一角之地，竟染有那样浓得化不开的历史风华。不过，现今盖了馆舍纪念吴敬梓，却与之关系不大。不久前，我特地回到那里，买了一张两块钱门票，跨步进去，所见早已非复旧观，想起儿时住在这里的时光，不禁凝神良久。

啊，记忆中的秦淮河，你如今隐身何处？

母校在江城

母校在江城，离长江还有一街之遥，寻常的街市里，感受不到大江浩荡的气息，让人不由想到“大隐隐于市”这句话。几十年里，它也默默地饱览了多少江畔的风云，宣传材料上说，从它的怀抱里，先后走出了许多成为院士、大员、名师——社会栋梁之才的学生，正应了“惟楚有才”的题词，所以，算它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大隐”，也不无不当。

每次回到这个当年求学的城市，我或会选择乘一回渡轮过江，借以绕行熟悉的街道，依依望几眼母校的围墙，这时总会有一种怀旧的怅惘，轻轻地从心头掠过，倘不是有意地“缠绵”一下吧，也就如同薄雾一般须臾飘散了。这一次，或是时间尚充裕的缘故，我竟停下步来，走向学校的门口。传达室的一个中年人迎我站住。

“找谁？”

“噢，我是这里的一个老校友，从外地回来，想看看母校。”

“预约过吗？”他的声音里含有一点威严。

“没有。”

“那不能进——”

他的脸容上寻不出一丝可以协商的意思，本来也是无可无不可之事，我也就尴尬一笑，后撤了。

这天似乎有些闷热，没有风的流动，我忽然感到很渴，一眼看见街对面有个小卖铺，正好买瓶饮料解渴，也缓释一下心头因愿望受阻涌起的些许烦躁。

小卖铺的主人看上去与我年纪相仿，只不过他的头上白多黑少，而我则是黑多白少，这一区别也可以说是他的真实多而虚假少，而我的虚假多而真实少——其秘密全在于我借助过焗染。客观地说，他是真实地显老，不仅扁平的脸上皱纹纵横，而且一张开嘴说话，即可看见成片的缺空，像是古老残缺的城堞。更令我微感吃惊的是，这样一个初夏的上午，街面上早已有人打起赤膊，他却在衬衫外又加上一件灰土土的马甲。

我接过他递来的冰红茶，旋即咕咚喝下一大口。

“我见你要进对面学校，又没进。”我此前的行止显然都已在他视线之内，他试探地提起话头。

“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现在外地，出差来这里，想进去看看，没有预约，不让进。”

“你是哪一年在这儿的？”他的眼里突地燃起了一道亮光。

“高中，58年到61年。”

“噢，低我一届。”

“你也是我们校友？我读高一时你是高二？”我不禁高兴地重新打量起他来。

“没错，你们进校的时候，正赶上大办钢铁。”

啊，“大办钢铁”！记忆的一扇大门立即被打开了。那时候，全国的目标是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全民总动员，学校也在